





第一二三四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文 憲 集(二)
宋景濂未刻集

明宋濂撰……………一

明宋濂撰……………一
清蔣超編……………五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騰錄監生臣沈智

欽定四庫全書

文憲集卷十五

箴
凡四章

明宋濂撰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

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首先覺示我要旨挈其

宏綱衆目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

欽定四庫全書

文憲集
卷十五

迷仁恕于民孝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

嗜學克孝不形于言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

賢何人敢不慎恭

磨堯堅箴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于坐隅磨堯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于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

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堯堅言出諸

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堯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立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理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十五
既曰全有或乃斷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修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復遑遑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為之箴

繫天扁顯性靈萬象森森炯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末

咸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師古齋箴

并序

師古齋者子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十五
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子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提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宦有典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數

銘

黃氏義門銘

有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荇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四

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監綬之賢皂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陵白華之詩益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

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

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鏡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瀛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倚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瀛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瀛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五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餐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纊燈火與俱至和所

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術而範實而匪夸三代一家
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鏃十室九哀瀾倒波頽萬
夫莫回蝨聲方冥忽聞怒寔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
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為高
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
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易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
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
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
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盛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
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
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
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
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
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伴無有所與宋

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炎初迄今已歷十世
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
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
然不可犯愴壬畏之為之斂迹終官太常少卿諡曰忠
惠少卿之弟差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
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
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
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麟出為汶後皆
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譽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
偉生二子懃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
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疴
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悖本離宗而自矜是
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
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
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
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圉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于碑而復徵漁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

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齐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十五

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特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叢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蹶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閻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頃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

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龍光下燭行當煥煥於山川之間矣漁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于天火之赫熹類族辨物君子以之況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單幹漸敷羣枝服雖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十五

少殺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稷取箕辭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已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瀾瀾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惟有美王氏裔出紳綏佩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寧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沿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渚春築以時涓滴弗戒不翅漏卮古云

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驗若著龜維彼崇構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蘓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十一

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迺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况於人邪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

照唐馬嗣能徵瀟著銘鏡諸樂石瀟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瀟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叙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婦氏唐采歸于張克產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集
卷十五

十二

二雛其夫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雖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飈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諷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忍茹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敬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煒煒皇匪爾私用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國史

造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漠將軍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寧旗

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十三

遭逢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承寵渥自八品起居第四雖天之覆燾地之持載莫可以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擢髮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瀟為之銘瀟聞

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箋之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難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噉如日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十三

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新不置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雖賤不食其餘洗洗徐君其力如虎談笑折衝嚆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九重遂從散騎超堂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况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蟠蛟結螭是顧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

此心堅如鐵石太史作銘勒諸生側

鮑氏慈孝堂銘

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號為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羣寇相挺而起肆其屠劉歙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抽刀將割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老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堂

十

頸就乃處士君曰吾祇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為讓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颭颭起林木間類鐵騎蹴踏聲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有已死生禍福尚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為孝何

名為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為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為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為世勸矣然子為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為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為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為存宗祀也為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為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為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歙人也其談處士事甚悉予每為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為人今處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堂

十五

士君曾孫任請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為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為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同問臺髮伊誰格之戶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羣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于樹有子含淚長跼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

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老及之日
月所照寧復幾時其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
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冠雖匪
人天報是錫疾颺西來橈盜之魄玄聖樹教重惟五倫
五倫有愆曷名為人慶延于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
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
或頑為下或悖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黃氏悅親堂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十五

五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
道奈何溫與清無爽也定與省勿讐也可也而未至也
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
至也寶厥身也若愛瓊珍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跬
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為之至也身之
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婣之所艷也僚友之
所願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
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

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
以文辭致身為鄴都尉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以告之
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勦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
茲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為行之醇天
經地義吾敢弗之惇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正心堂銘

有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集
卷十五

五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
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績
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為請三代盛時凡
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
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違
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
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
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為甚芒侯生
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為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

遠矣文雖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
容地深炯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
迷惑靡有攸屆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
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為家
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
其私心狙伺狙攫偉茲芒侯監于大邦揭聖明訓真諸
崇堂堂崇堂嚴嚴筵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
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著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
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亶
為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美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為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
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
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
充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王開陳內聖外王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十五

六

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儼其有間於越秦
矧同出於已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
異族而尤當觀其所親觀之伊何正誼是遵赫明命之
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天人之相因廓
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為匡正鄙其詐力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王佐斷不為失而孟堅之著
論乃徒致於糾紛有美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帷幄
日劇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為王傳之
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峻者堂聳以華茱
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
畧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
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
獸魚蟲凡可以託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為名名則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十五

十九

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惡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為學矣其友芒父續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勝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僭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三

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弗白為暗為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腴以貞白名堂隅豈銘爾堂將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為道之樞爾心之白為德之居勿側以敬勿涅以汙持之永久為聖之徒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託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

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迥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觀深揭雙椿以為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構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絃簡不鄙狂瞽漫紹徽音其辭曰有雙者椿離植于庭脩莖並擢峻葉均青涼露夕晞灝露晨零材非齊散壽止莊齡美茲華構託以嘉名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三

雲聯蓬戶月澹鮮樞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推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鐫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鑑宜徵

連槐堂銘

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

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
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
震驚萬獸可育四靈可至况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
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
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惠盡為入之道固其
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焉可
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
之教入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三

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為天矣天道之權吾
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兄皆賢而文居新
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
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餘
岐為二幹及肩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然數尺
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為彝兄孝友之
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為之請銘槐
之為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

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猶
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
槐之衆枝本於幹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
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惠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覩巨本數圍去地尺
岐為雙幹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羣枝合如織
鄉氓里老歎以噴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惠
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幹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十五

三

槐枝可連人可析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干吏議繼蒙
有宥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
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為銘以自
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惴驚可越靈臺孔微役萬物
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

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瀾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言支以怵行而不敬遭僨跌矧茲有職紛繆職上有嚴臨下羣列苟或不敬衆爾唾鬼神違哉徇恍惚語之無聞固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駟况均為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晰德樹名彰底崇秩

時習齋銘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河南

人名從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為時名臣年踰八十而猶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堂
卷十五

三

挾冊齋中玩而繹之濂間往見公聞其言皆經緯道德壹歸之經傳則其澤被民物勲列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宜其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濂銘銘曰

水之習坎積則盈君子法之德乃恒

玄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

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

善又更求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為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局若渺渺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超乎象先誰為之後孰為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毓丹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勉旃必守夫規中焉

介石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堂
卷十五

三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為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為厯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朔之盈虛氣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愆忒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為欽天監遂命管君為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為義易致沉溺必